

意念的淨化與形像的昇華

馮盛光的作陶

劉鎮洲

自古以來，轆轤是陶瓷成形極為重要的工具之一，作陶者將陶土利用轆轤的定點圓心與離心力的作用，做出與圓弧相關連的作品，具體地說：轆轤能做出圓錐、圓柱、圓球等形體。以製成的陶瓷器物來說，有碗、盤、罐、瓶、壺等造形。而利用徒手成形的的方式所製作出的方陶盒、方瓷盤、角壺等，也是陶瓷器的主要造形形態。因此，陶瓷造形與單純的幾何形態有著極為深刻的關係。從事陶藝創作的藝術家，常為如何從轆轤的轉動中找尋最完美的圓弧造形而深慮；也常因如何處理平面方角的比例變化而熟思。如此，形形色色的陶瓷作品於焉產生。

馮盛光是個會熱中於轆轤拉坯的陶藝家，經由熟練的拉坯技術，他能隨心所欲地在轆轤上做出想做的造形，也能將自己的精神意念，藉著圓弧的轉動注入作品之中。但是，由於轆轤成形總是避不開傳統器物的基本形態——向上的開口與正圓的形體，不能滿足他對陶瓷造

形所追求的慾望，及對作品意念表達所企求的完美理想，於是毅然地中止了轆轤成形的創作，改用徒手的圈工成形方式，製作出以直線為主的陶瓷造形，作品的形態表現，從轆轤拉坯的柔軟圓弧線，轉變成堅硬剛直直線條。這種變化並不是意味著他摒棄了圓弧的美感，而是他想跳出圓弧的模式之外，嚐試完全不同性格的表現方式，增進自我的造形體驗，以重新探討圓弧的真義，及自身意念表現的再淨化。

在醉心於轆轤拉坯的時日中，馮盛光就已養成對造形處理的嚴格要求：工整順暢的器形輪廓，及完整細膩的釉面處理。在他的拉坯作品中，很少見到刻意加以扭曲變形的造形，及充滿偶然性流釉效果的釉色表現，從成形到燒成的一切過程都儘量在控制之中完成。這種精益求精的作陶態度，培養出精練的作陶技術，並使他對陶瓷藝術的創作有了更深一層的體驗。這種一絲不苟的作陶精神，也直接影響到他後來陶雕作品的創作，使他的陶雕作品充滿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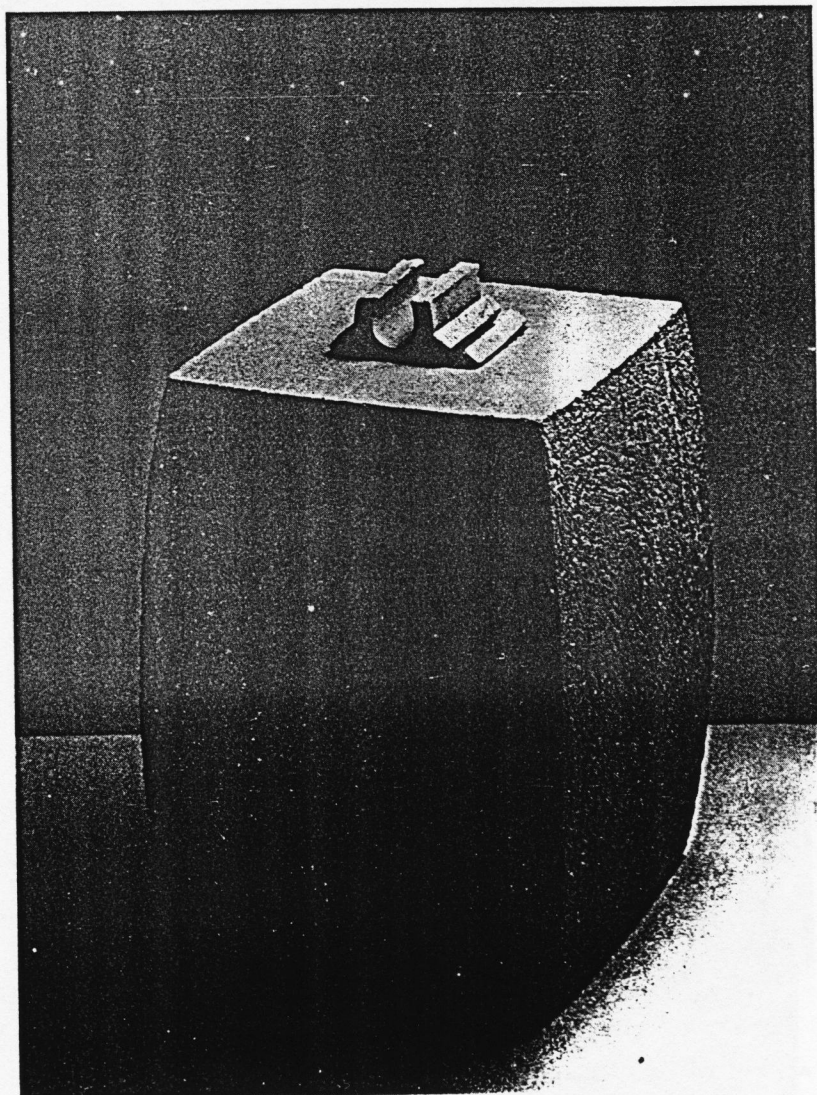
整、冷峻而剛直的理性感覺。

為了深入探討自我意念在作品中的充分表達，馮盛光暫時擱置轆轤的旋轉與釉藥的調配，重新在單純樸實的陶土中尋求對陶藝的新詮釋。他把對陶土的視點回歸到自然的形態之中，並追尋自然之中一土一火一相互關係的本質。於是他在坯土中加入匣紅屑、燒粉，造成作品表面的粗糙樸素的質感，並且在高溫燒成之後產生堅硬如石的量塊感覺，使作品產生更接近於自然岩塊般的原始與粗獷。

陶瓷造形具有一種特殊的本質，就是作品坯土的內外兩側形成了兩個相異的空間，這兩個相異空間又有極密切的關連。就實用器皿來說：花瓶的內部空間是用來盛水插花，盤子的開口也是為了容物盛湯之用，各表現出一「納物」的實用特性。也就是藉著器皿內部空間的一「充實」而使陶瓶「一器」得到完整的美感。馮盛光的作品也是基於這個特性發展出來的；由於他在早期的拉坯作陶過程中，特別注意到這種

作品內外空間的特質，所以在創作陶雕作品時，他格外用心處理這兩種空間在作品上的表現。例如在作品的上方或側邊留有洞口，或在作品的中心部位挖出方洞。雖然，就陶瓷的成形技術上來說，在密閉的造形上挖洞，是爲了便於水氣的排出及燒成時熱空氣的交流，但是就作品開洞的部位、洞口的大小及數量上看來，馮盛光的開洞處理顯然是強調作品內外兩空間的相互關係。尤其在所有作品之中，幾乎都在中央部位加以開洞或挖空，並填入一些土塊、泥片，這樣，固然成爲作品表現的重心，但是在造形意識的深層之中，仍然與傳統陶瓷器皿內外空間的特質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而在洞口的泥片、土塊，就成爲這兩個相異空間的中介物，使外部空間經由這中介物導入內部，也使內部空間得以延伸出來，讓觀者對作品所產生的思緒藉此引入新的開端。

在作品造形的變化發展上，可看出馮盛光在中止拉坯創作之後，就非常直接地排斥圓弧，改用極爲硬直的稜線與平面來完成作品。他認爲在人類的創造活動中，用於建築的磚瓦是



在陶體洞口的泥片、土塊，就成了形體內外兩個相異空間的中介物，使外部空間經由這中介物導入內部，也使內部空間得以延伸出來，讓觀者對作品所產生的思緒藉此引入新的開端。

最單純簡潔的造形，於是他利用磚瓦的造形做為發展作品的基本形態，並擷取疊磚為牆、重瓦為檐的建築概念，將磚瓦所架構出的房屋內外空間關係，濃縮入作品的表現之中。

正如建築物的門窗一樣，牆裡牆外的空間是兩個不同的「世界」，不論是經由門窗從裡向外瞧或從外往裡看，所看到的都只是門窗透空部分的風景，而透過這小小的一方風景，却可讓人想像到牆的背面整個風景的內涵。因此，馮盛光在作品上的挖空與填入土片土塊的處理，正是在暗示著作作品內部所存在另一個空間的表現。

在作品表面的質感處理上也有不同時期的變化，他對釉藥原有深入的研究，在他昔日的拉坯作品之中，常見瑰麗幽美的釉色變化與光滑圓潤的釉面處理。可是為了配合陶雕造形的粗獷表現，他也完全摒除了施釉的表現方式，並且在坯土中摻入粗粗的燒粉，使原本轆轤拉坯所形成的柔軟細緻質感，變得粗糙而原始。並且由於作品的高溫燒成，土中氧化鐵的紅褐呈色，更加强了作品的厚實感。最近，他為了增強作品質感的對比效果，開始在作品的部分表面上塗佈泥漿。有時更在塗佈泥漿之後噴上一層薄釉，配合燒成時的火焰變化，使作品完成後表面具有一層朦朧的感覺。在此，亦可看出他在作品的表面處理上，有回歸釉面的趨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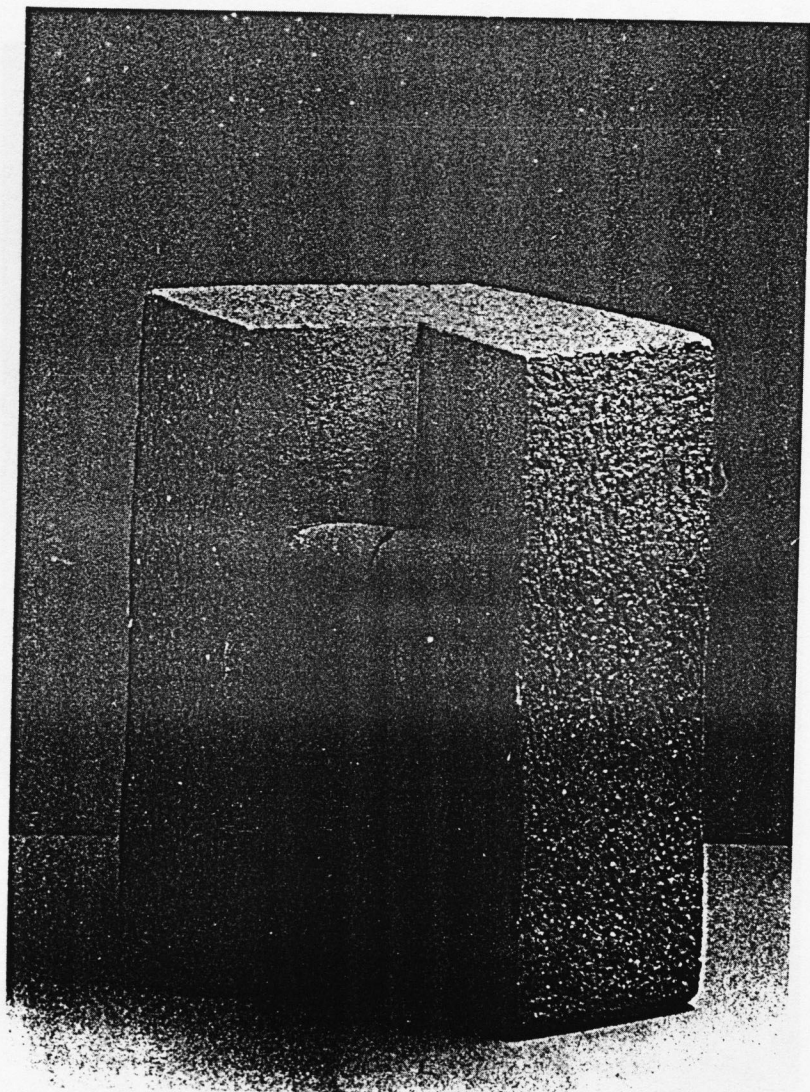
綜觀馮盛光的陶藝創作，是在不斷的變化中朝著一個目標前進；在造形上從拉坯的圓弧表現，轉變成直線與方角塊體，然後再發展成以直線與圓弧的交融形體，顯示出他在造形上追求「方」與「圓」的均衡點。而在作品的表

面質感處理上，則從作品的全體施釉，改變成完全無釉的粗糙土面，後來又將取部分塗施泥漿的對比質感表現，這也顯示出他在人為釉面與自然土面之間，尋求最佳的質感表現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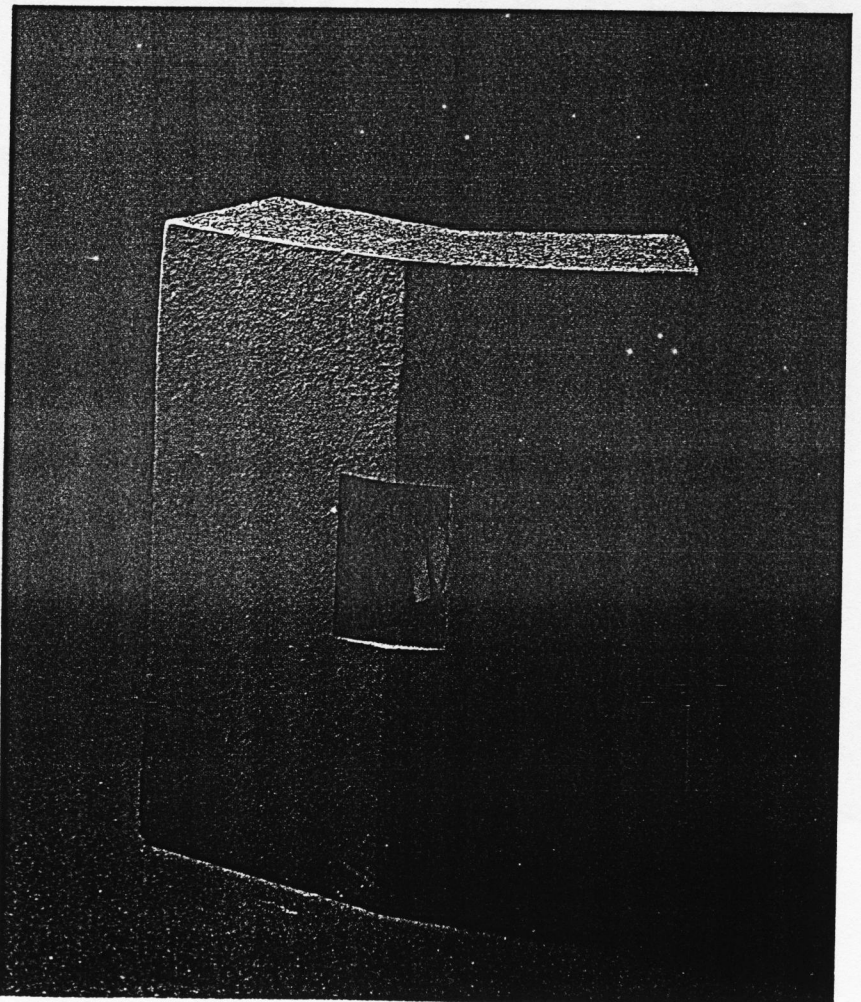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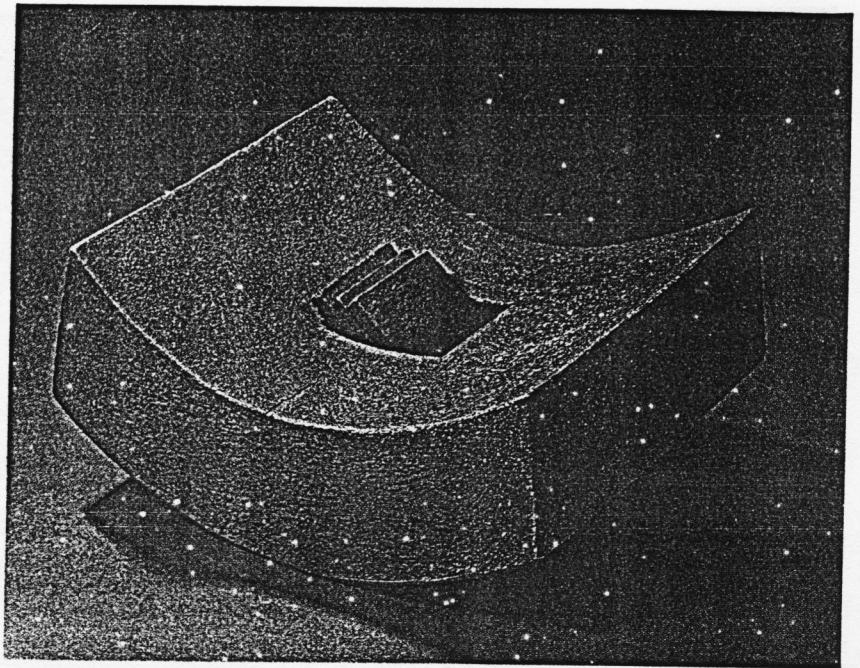
每個人都有其與生俱來的性格，這種性格雖然經過後天的各種環境影響，仍然很難改變。而各人的性格，也直接影響到其行為與表現，而成為自己所獨有的特質。馮盛光喜歡對事物做合邏輯的深思，他富於理性的思考與自我固執的信念，這些性格都在他的作品中自然地

流露出來，唯有如此，他才能在不斷嘗試改變的過程中，仍然保有自己的風格。也唯有如此，他才能在十餘年來不計衣食地醉心於自己的陶藝創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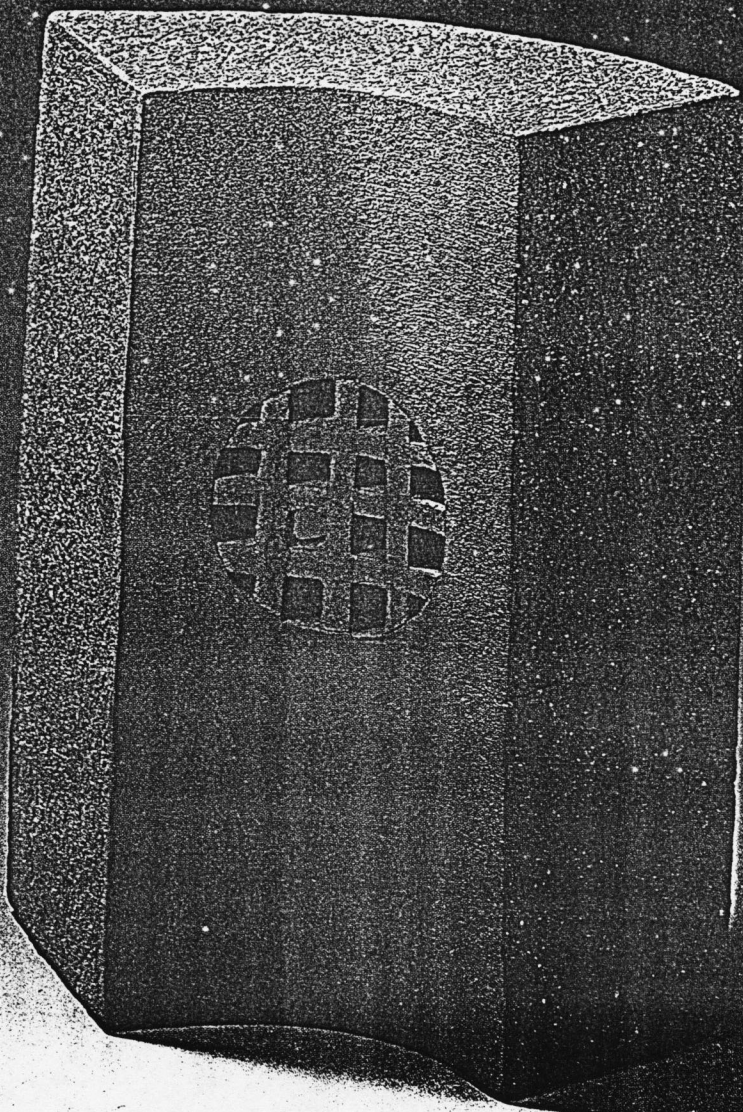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，不論在作品的造形或表面處理上，他無時無刻地在思索變化，並在其中摸索最適宜的意念表達，而也許這是一條沒有終點的路途，但是他仍然固執地邁向前去，正如他所常說的：「所有的結果還只是過程，我還會繼續做下去！」我們也拭目以待吧！



▲馮盛光 1986-3 39×32×18公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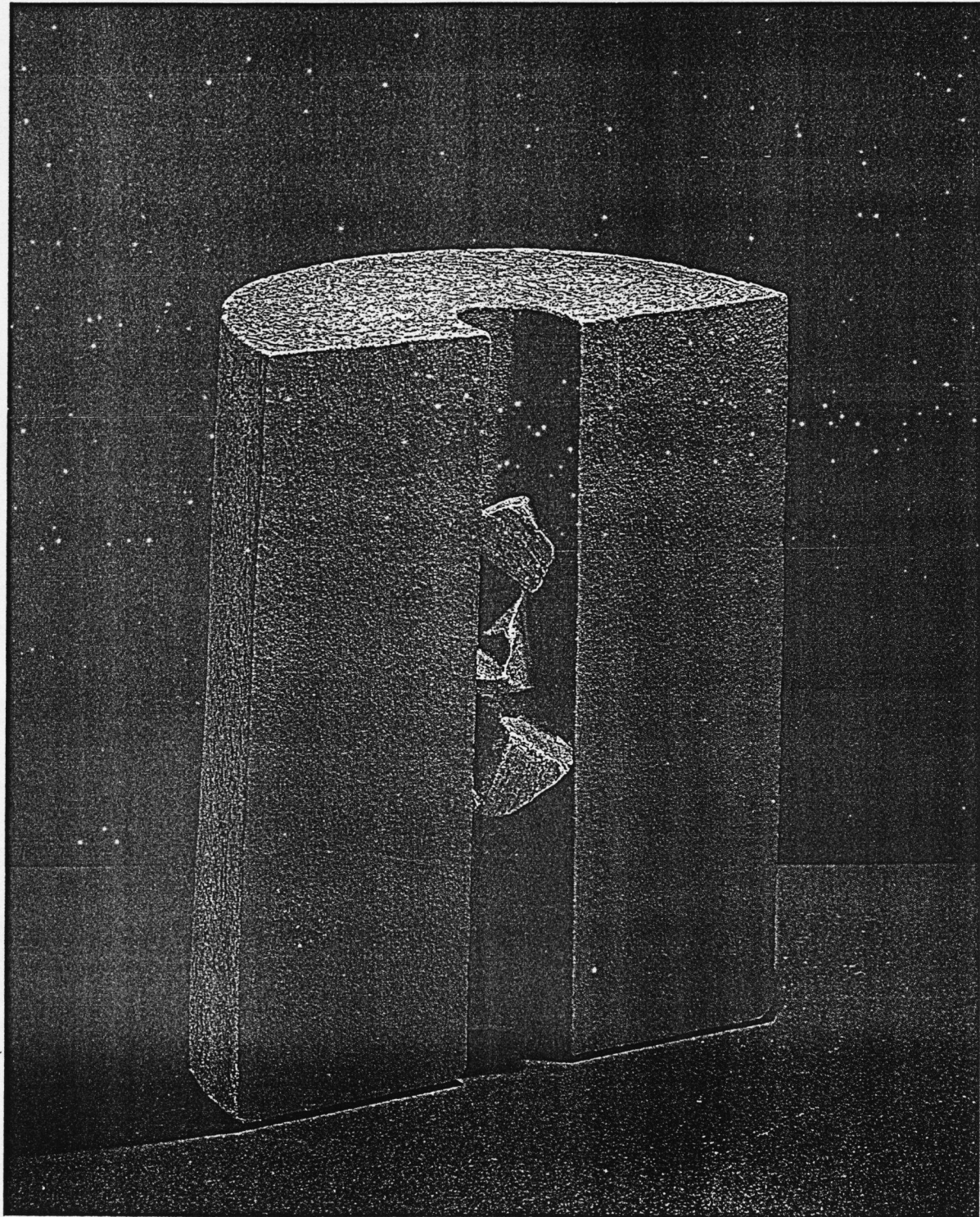


上 / 馮盛光 1986-15 50×44、26公分
下 / 馮盛光 1986-5 56×46、21公分
他將匣鉢屑、燒粉摻入土中，揮棄掉
材質中原有的悅人和怡情因素，暗示
著陶與土之間的還原關係。而做陶過
程中費時且緻密的圈，構築成形體的
虛實關係，也隱含著他與土的潛能間
的對話。



▲馮盛光 1986-16 38×29×15公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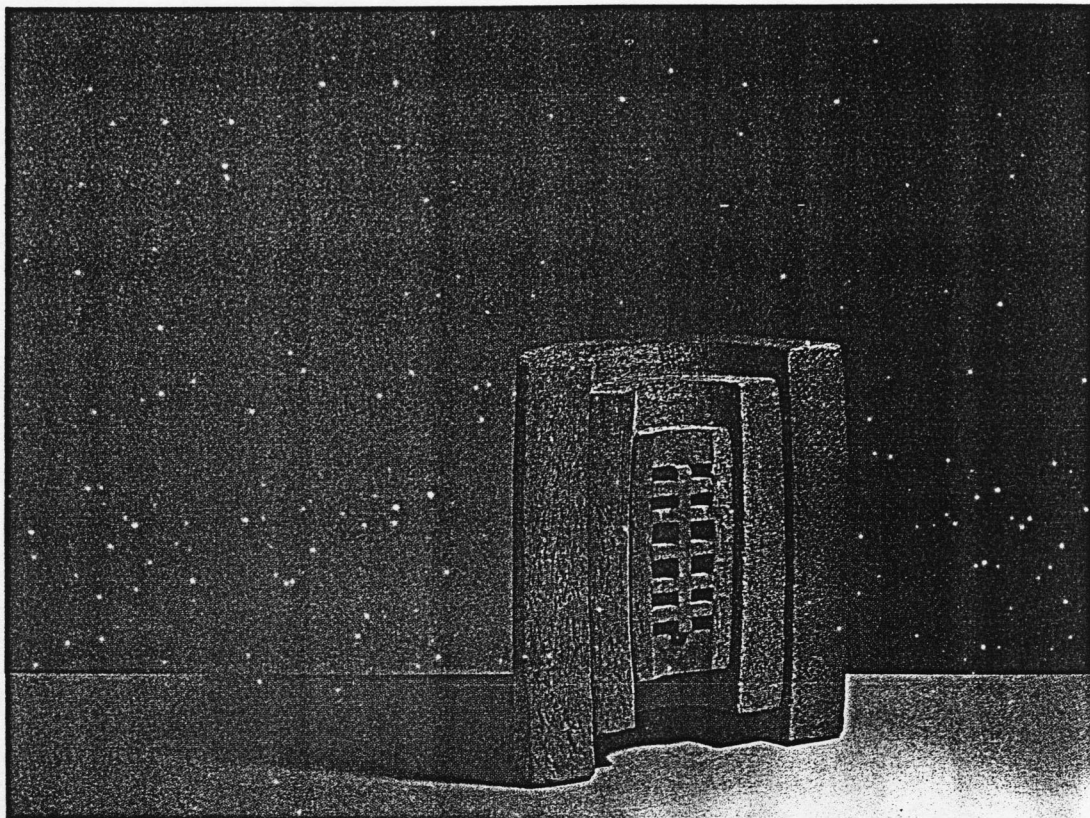
透過器腹架空花格的視感，恰如觀看門窗透空處的風景，雖是一方小小的風景，却可讓人想像到牆外風景的內涵。因此，作品中的架空花格，除了可提供觀者在意識層面的聯想外，正暗示著作品內部所存在另一個空間的表現。



▲馮盛光 1986-15 47×36×22公分

他的作品追求純粹的色彩與形體的關係，希望呈現具有現代風味的中國人文精神，拒絕再為傳統陶瓷作註腳。這件作品的質感粗糙樸素，望之如有堅硬如石的置塊感覺，但由於弧面的處理得當，在接近岩塊般原始與粗獷的視感中，注入和諧的雅緻效果。

馮盛光 1986-14 36.5×30×17公分



馮盛光 1986-1 24×27×27公分

在作品中，中央部位加以開洞或挖空，置入土塊、泥片，是馮盛光作品中的特色之一……一方面是形成視覺的重心；另一方面是藉著這些異質中介物的土塊、泥片，來將外部空間導入內部，也使內部空間得以延伸出來。

